

阿
彌

「克己奉公」

這年徵收公糧，縣上派了鄧科長到三鄉來調查統計，他迴避鄧科長說：「你來了，工作就更好辦了。」把佈置的計劃告訴了科長，並徵詢他的意見。科長見他計劃周密周到，高興得直是點頭。但爲要履行自己的任務，對他說：「石老漢，我還要一戶一戶的調查去，好向縣長彙報。」

「對，先從家調查起。」他把據上的公事整理了，就陪科長到家裏去。在路上，他告訴科長，這幾年爲工作繁忙，一向

「搞壞了車子要賠錢，我跟你去問石老漢，看賠多少，你一個人賠不起，我幫你墊上些。」兩個人跑到石占江那兒去說了，他很坦然的笑說：「車跌壞了，就跌壞了，公糧還是要送的嘛。」當即又牽了二頭牛和二頭豬，給余本一說：「我再把這些牲口借給你送糧。」他怕僱工不要，對他說：「你壞了的車子就算了，不要你賠。」他工錢就不要賠，可高興啦，把車子給他。轎回家來，直到現在，那架壞車子還捆在石占江的家裏。

二 李舉的讀

到案裏，他大兒把打下的兩包銀報告了長，好計劃銀多少公糧，大兒報說打了十五石細糧，科長正要記上，他撇住說：「等一下寫，科長。」回過頭來盯着大兒問道：「你爲什麼少報，我以爲我不在家就不知道了！快把實數對科長說！」

兒子沒說話，站在旁，說有些發燒。

「我們是工作人，辦事要求得大家公道，你報不確實，要惹來怎辦呢？咱們還是受過革命命好處的。」他把大兒訓了一頓。

兒子喘着氣說：「你知道，爲啥還要問我呢？」差得直往外跑。

「古工把圓柱的兩包銀了，單單向科長

六月的中午，太陽毒辣辣的晒在大車道上，沒有一個過路人，風也停了，熱氣統治着地面。石占江在塢上幹完了事，順着大路走回李舉家去。

村上有一個樂樂送到城裏去，這次該輪到李舉出差，他來勸助李舉的醫藥的。」

到了李舉家裏，把這事說了，李舉有些不願意去，嫌城裏的太陽，人都要晒出汗來了，牲口又容易熱，就嘻嘻笑臉的說：「我不去，你勸舅到家的醫藥送去吧！」

「我不去，你勸舅的妹妹，自家人，不去也沒有什麼。」

說：『今年咱打了二十石細糧。』離開石家，科長心想，這老漢真行，人都像他一樣，工作就做好了。還像公正的人，一定要發揚。正想問他怎麼知道少報的，他們已經走進了另家的院門。

第二天，石家出了這件事，在三村傳遍了，村民們聽見了就議論：『老實鄉長都這樣，咱們還想少報？科長沒經過一點周折，把三村的糧食調查得一顆也不沒漏掉的。』

在第一天按戶調查時，李金孩少報了二石多糧，第二天他聽到石家的事，馬上跑到鄉上找石占江，很慌忙的說：『鄉長，我昨天少報了二石二斗糧，你說了我不承認，我這就重做了，求求您……』

『你有一太陽這麼大，這回不要動員我，』我問他，『你怕太陽晒別家就不怕了？』我還要動員別家的糧囤，人家就要說我袒護你，要私情啊。』

『就是這一回也沒啥關係。』

『一問也不行，要私情就不是好工作人員了。我爲了這麼久的鄉長，還沒有做過一件不公道的的事哩。』

『下一次我一準去。』李翠環是蘭執着

「不行，我幫助的小舅子，你平白就暗地陷害我，我替他的，辦公事一要私人面子，以後就不好執行了。」他還氣平心靜氣的勸李準講道理。

「哎呀，爲啥你這樣認真，給公家辦事，誰也得認真。」

「辦公事就不認真。」石占江見李準還不願意去，心裏有些惱火了，但還假和藹的說：「你不去，我就要牽你的豬了。」

李準以爲是故意逗他，還是嘻皮笑臉的不願去。這下石占江可動火了，走到團裏把押豬子牽了就走。李準見他真凶，牽豬走了，也不攔阻，只眼睜睜的看。

後來，科長問石占江說：「你沒在家裏，那天怎知道你兒子少報報了？」

「哎，科長，咱們莊操演一年能打多少糧，還盤算不出來，不要說我家的，咱三

這消息像春天的電報到處飛，經過擔幹部 and 村主任的宣傳和解說，都做到了家家實報。

石占江見李準還

「不行，我幫助的小舅子，你平白就暗地陷害我，我替他的，辦公事一要私人面子，以後就不好執行了。」他還氣平心靜氣的勸李準講道理。

「哎呀，爲啥你這樣認真，給公家辦事，誰也得認真。」

「辦公事就不認真。」石占江見李準還不願意去，心裏有些惱火了，但還假和藹的說：「你不去，我就要牽你的豬了。」

李準以爲是故意逗他，還是嘻皮笑臉的不願去。這下石占江可動火了，走到團裏把押豬子牽了就走。李準見他真凶，牽豬走了，也不攔阻，只眼睜睜的看。

後來，科長問石占江說：「你沒在家裏，那天怎知道你兒子少報報了？」

「哎，科長，咱們莊操演一年能打多少糧，還盤算不出來，不要說我家的，咱三

怎麼他會知道各家的底細？是不是露大話？這問題在顧子裏還沒轉過。石占江却接着說：「我當糧販年代，久住在三甯生了根。再說我還開墾，替地下種的時候，我就到各村去問，肥瘠離種多少地，青苗出種了，我又下去，莊稼黃了，我再看一次，這樣，我心裏就有個數了，誰家少收了，我不問也知道。你要把事弄辦公道，一定得下去明白各家底細，聽老百姓的呼聲，知道了他們的心事，就不會辦錯事了。」

科長把他的話都在日曆本上記下來了。過幾天，正是個最忙的時候，石占江

石占江的三兒送來了藥，趕着李舉的騾回到村上，正遇到村上又有許多挑要往城裏送去，石占江就叫了李舉的門往城裏送了七次去，才把騾還給他。

李舉在他的面前一句話都不敢講，只是背地裏對人說：「以後我可不敢了，他要我做啥就做啥，我的腰受罰了，自己還落下個不名聲，想佔便宜，倒二面吃了虧。」

三 撻子了

去年十月，區上成立游擊隊，糧稅自送

三個都送去了，自己說：『我走，市上說，這年
想家想去，想想不出個辦法來。』他被這周
黑黑纏得皺緊了眉頭。傍晚，十月的風吹
來，他也不覺冷了。等到刮到十一月，還是沒
有想出個辦法來。『暫時不忙回家，先到鄉
上去再說吧。』想着，他就往鄉上的路上
扒去。

才坐下不一會，文化委員跑進來了，顯
出很興奮的樣子：『鄉長，你回來了。誰家今天跟我說，
他要把牛娃送到學校來讀書。』

『喂。』他狼狽消息打斷了，自己的想
頭。

『陳家說，過去腦子不開竅，沒聽你的
話，過到我們了，讀書是爲了自家的娃好
，鄉長聽了我們的呼聲辦事是不會差的。』

『文化委員一直大聲地說。』

『那麼又多一個學生了。』在黯淡的燈
光下，他的嘴角露出了微笑。文化委員的
話提醒了他，兩個人拉了一陣話，一齊走
出獨政府，分了個手，他往家裏走去。

家裏人還沒有睡覺，他把燈芯挑亮了，

——片斷動災救南冀——

[illegible]

人們紛紛議論着，那麼大年記還能吃有喝，誘惑萬金榜看齊！人們更加起勁來了。

更多的中農、貧農和一些打井的湧到了杜公廟，要求打井辦法呢？誰給咱實價呢怎麼償還呢！聚眾紛紛鬧起來。在村民大會上決議出：要領貸款時，先經過公衆的民主討論，領到款時也由公民小組監督打成，不准亂用，富農也可以一些實報，但要少於中貧人們都走出了村莊，『打把式』被抬舉起來，大家

打井，砂礫的、壕口上的、灌井裏的、軍隊打下的破磚條的磚頭都搬來了。打井隊自願的組織起來了，隊員離井近的可以借運井近的地。在焦陂的田野裏，清車鑿動着，洋鎚和大自然鬥爭的情緒。往遠處十個人化費千把元，用二三個月的時間才能打好一口碑井，可是現在他們有了組織，有了領導，有了和凱旋鬥爭的勇氣和信心，一個打井隊在三五天內，化費二百元就能打好一

往年輕聲歌唱的轆轤已經停止，人們辛勤地澆着桶過落溝渠，澆着桶過的青苗——企之縣小姑村的何志漢從家都搬到井傍的窩棚裏，從剛到夜金家五口人輪流澆地，瓜菜熟了，早飯也澆活了

（夏徵雜記之一） 任琛

出了甘泉——區政府門，沿洛河，一直往西走，看吧！瀟山、蔣川，都是繞着油油的莊稼，高的：玉米、麻子；低的：棉花、豆子；莖莖着的：西瓜、南瓜；間或有一兩塊「白地」。不是剛種上的秋菜，便是三楞子蕎麥。

的情形，雲龍長也號名「打頭砲」，五村主任張子旺便開腔說：「我」天爺下閻，河不能過沒有差錯，今個起身啦，我出四半兩，有兩條牛，借幾「親家」一個罷，換卜家的他給我頂上，醫留在傢裏還卜家的，叫他沒廢子，打鑼。」

（從後門回數）一五、四、三、

——三、四村都談完了，輪到第二主任說：「別的都完啦，只有于其

父親吩咐
警察員，服
裝和宣傳科
石占江打
游擊隊來了
他們往炕上
一區長讀
自己摸爬
推動別人
死後再務

屋底上，壓着能睡三四個人的土炕，炕
的一頭，是安齊前後兩個鍋的鍋台，碗筷
放在架梁上，燕窩子，並排放兩層，平
吃活活」（這裏老百姓把毛筆叫生活）」飯盒
，紙本本，小鐵盒裏放著印：公的、私的
，飯盒上蓋的小鐵盒，
，鐵盒上，掛著指示、命令和海上的花戶
，賬：板寫的、油印的、毛筆、鉛筆寫的，
一旁是棉花打卡的圖章，竅下些，一張不
約不間的麻紙上，寫著歪歪扭扭的幹部公

「要討客討論哩！」

最後是一村，村主任有病，沒來。府委員替他報告：「一村只有一家的主人有事不在家，夥計不放他的一石一斗銀，怕要等個三兩天，等他回來就可送，別的差個頭頭，下礦不出來的，已經向隊伍借了

三人拉開了
燈熬作麼，
走進來一
響着聲音
有的老百姓叫這是「公家房」。
府。確實，這就是：「甘泉一區一鄉的鄉政
府。」

十天送來百分之九十

「八一」是好天氣，清格朗朗的，太陽
照得莊稼子上的露水，像珠子一樣往下

拿盤子一合算，金幣四十六石二小米子，十天的工夫（八月三十一的）起身了，四十石八斗，用一算一下，差走的估金數百分之九十

變工隊

提起變工隊，有的可是糟糕，別

在橋上生上了
他高興與
多麼，陰天
他來參
着，竟已
滴，河槽裏的泥水，嘩嘩的一直往東流
就在這一天，鄉上的委員，另外還有軍
支部分幹事，一滿十個人，另外還有軍
區長，大家都坐在『公家房』的桌子上，
炕上，鍋台上，門限上，拉磨，磨着，吸
着烟，一切都很隨便，很自然，因為天常
下雨，河水漲的幾天不能過，巴不得它下
決落，下水，老百姓也好行動，送糧，餉草
，種蕎麥，秋菜，開會。
好容易今天得到一搭噁，談笑的更有勁
，像多年沒見面的『搶着老拜舅』實在『
，還活』的太晚！
何福廷叫大家靜下來有次序的報告各村

「你們怎樣變的，許詳細細說一句。」
「怎麼？」他沒聽見似的問了。
「我等閒說，他又接著說：『我們兩個
人一天天餓餓半，從發工起到這月
六日、初八、九間，頭髮都落光，除
了其餘一個月，二餐三餐大嗽，



亮叔

多，草也旺，牧頭發好鋸，一人一天只鑿就耙子。」

「雪團長又問他：『那個賊最好？』」

「論說，我們沙嘴（張子旺住的村莊）就好，那隊七個人，隊長劉漢民，是卜生富的副份子夥計，起碼組織時，都不願和郭士祺變，他家紀才十七歲，別人怕吃虧；後來我和大家說了個：都是老老少少的，今年小，過年就不小啦，不變，他一個人怎能動呢！大家指指搥搥就趕出來啦。他們也都說：都在住一搭窩，五相互相（幫助補助）也沒隔開。」

「怎麼會好呢？」他自己問着：『我們緊要，天剛黑完亮，隊長就到上樓叫起來了；到地裏，鎬得忙，又細法，敬時候來緊，誰拉的拉，該吃煙的吃煙，書都馬利，互相關照意見，不像那些個，有的人到自己地差好好辦，到別入地差，就叫一個里打拉鬥一不好好辦，黃合莊還三個劉三旱滾加入呢！」

佛拿起早烟鍋，裝上火，坐在燈前對着，又想到原來坐的炕桌上一邊抽煙，一邊知道，大家作什麼，都在在一堆鼓，難道用不着嘛，麻麻糊糊也就算囉！」全屋裏的人都呆呆的靠着，吸着煙：水烟、旱烟、「羊帽」，這像吸了幾箇鐘，反正是人閑煙不閑，一陣陣弄得清淨屋子搖晃的窗外交了望：『好吧！天氣不早晚，休息一晚還有便宜呢！』

『記住區長的話就行』

抽兩罐烟工夫，鄉長叫我把匾上的指示給大眾讀，雪團長接過仔細的解釋：『夏徵糧不管米是熟麥或是料，在這六月（陰曆八月）二十七、八都要交額，以後再云駐軍：成立信用合作社，首先由幹部合作，把一些不用錢（如鹽巴錢）放助去辦法解決困難，不要賣青苗；各村要把猪圈起來，打掃街院，常講衛生；不要有問題，棉花要打卡。』

說到這裏，他指出牆上的圖畫：『特按，它住在平處長，血族是往上長哩：要去掉。』每個人的眼睛都看着圖畫上打卡的人，回想自己的棉花了：『唉！那就只好打嗎，我就難辦哪！』頭上裹着白手巾的人說：『怕啥？』另一個老漢搶上前：『記住區長的話就行了。』

歡喜的時候，月兒已經西下了。

在井底更下來的時候，我聽得他在井口大聲喊着：『你快上來呀！』

我趕緊跑過去，只見他正吃力地把水桶往井外拖，汗水順着他的臉頰流下來，滴落在地上。他那雙布鞋早就濕透了，但他毫不在意，只是喘著氣對我說道：

『剛才我在下面看你們吃飯，心裏可高興了。就是有點渴，想喝口水。』

我把水桶遞給他，他喝了幾大口，然後又把桶里的水倒在地上，讓它們乾乾淨淨。他說：

『這樣才好，不然的話，你們也會口渴的。』

說完，他又開始幹活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裡充滿了敬意。這就是我們的農民兄弟啊，為了生活，他們付出了那麼多的辛勞。